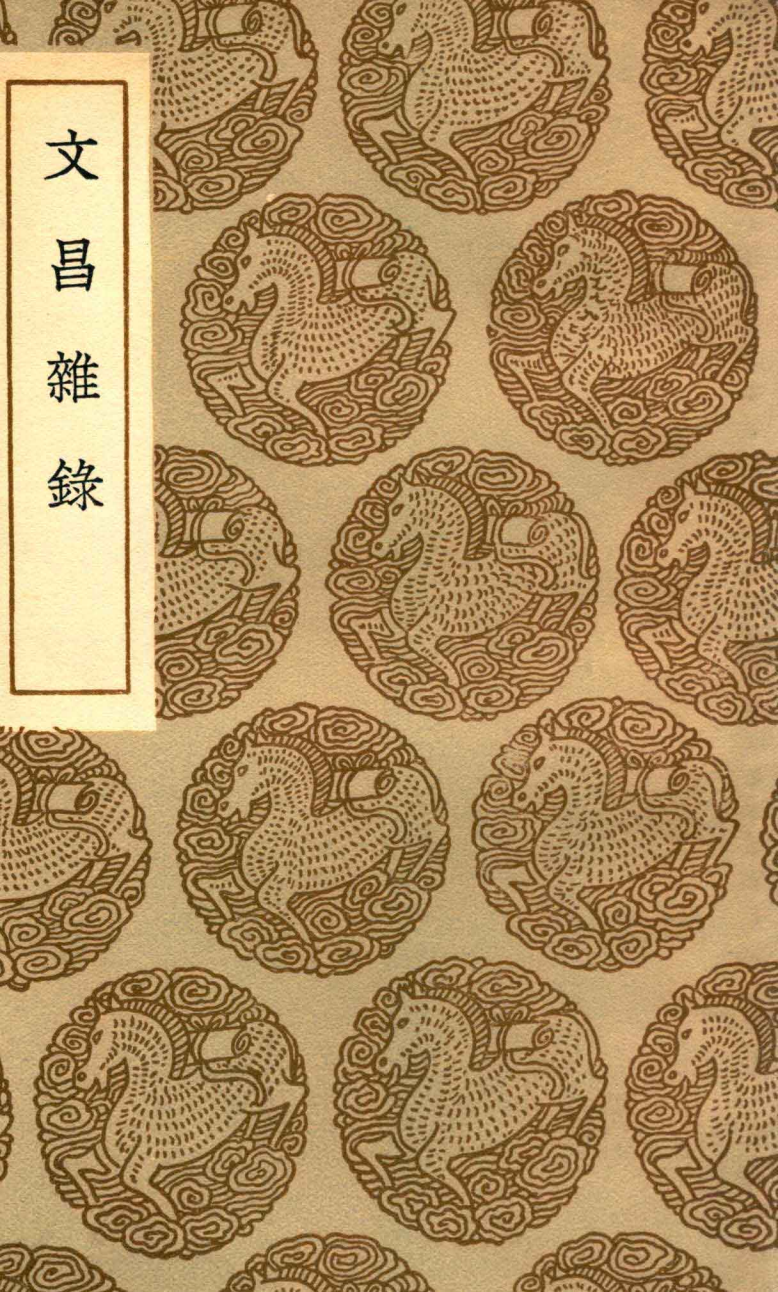


文昌雜錄





文 昌 雜 錄

龐 元 英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文 昌 雜 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龐 元 英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豐官制行。入尚書爲主客郎。醇懿有家法。多識舊章。援證同異。穿貫今古。當時大制作大典禮。宸盛之容。進退揖遜。罔不與從事。故其書事信。其著論確。觀者如班雲龍之庭。而登羣玉之府。昔太史公父子袖金匱石室之書。而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後之學者。殆將有考於斯。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衛傳書。

四庫全書提要

文昌雜錄七卷、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禎蠶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爲多。通典載尙書省爲文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矩問李演事、考范鎮東齋記事、以爲此楊億校士時事。岳珂程史、以爲歐陽修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壻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儒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跋、記其八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衛傳序。自明以來、僅鈔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尙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膳部魯郎中言萬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註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註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註闕字、考卷三宴元獻一條、昔有相印、下註闕字、卽當接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罷教坊、上註闕字、卽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鈔本刻本俱誤析爲四耳。王士禎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朝典爲多。然中間頗涉雜事雜論、今改隸雜家類焉。

文昌雜錄卷第一

宋 龐元英戀賢撰

元豐壬戌五月朔、上御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旣退、三省已下職事官、各釐新務、蓋一時之榮遇也。初三日、詔曰、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爲事、陳而爲法、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累世相仍、寢迷本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閱古弗還、因時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粗獲條次、大小貴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佇觀來効、共致丕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其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尙書已下、聽長官糾劾以聞、詔自內出、非學士之辭也。

尙書省官左僕射王公珪、右僕射蔡公確、左丞蒲公宗孟、右丞王公安禮、吏部尙書李清臣、戶部尙書安燾、四曹闕吏部左選侍郎蘇頌、右選侍郎何正臣、尋出知潭州、除李承之戶部左曹侍郎、陳安石右曹侍郎、李定禮部侍郎、謝景溫兵部侍郎、許將刑部侍郎、崔台符工部侍郎、熊本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左司郎中吳雍、右司員外郎王震、吏部郎中曾肇、員外郎劉奉世、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司勳郎中穆珣、考功員外郎范岫、蔡京、戶部郎中劉理、員外郎黃好謙、王陟、臣馬琬、度支員外郎陳珣、金部員外郎晁端彥、倉部郎中韓正彥、禮部郎中劉贊、員外郎王子韶、祠部郎中趙令鑠、主客郎中元英、忝冒焉、膳部郎中魯有開、

兵部員外郎潘良器、職方員外郎黃萃、駕部郎中王欽臣、庫部郎中林積、刑部郎中胡授杜紘、都官員外郎韓宗良、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司門員外郎王諤、工部郎中范子奇、員外郎高遵惠、屯田員外郎張敘、虞部員外郎李閱、水部郎中李文卿、未逾月而兵部都官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於是杜常許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闕。六月，勅吏部增員外郎一員，除文及甫，潞公之子也。

主客所掌諸番，東方有四，其一曰高麗，出於夫餘氏，殷道衰弱，箕子去之朝鮮，是其地也。在漢爲樂浪郡，其二曰日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改之。其三曰渤海，靺鞨，本高麗之別種，其四曰女真，渤海之別種，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國，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慶歷中冊命爲夏國，其二曰董氈，居青唐城，與回鶻夏國于闐相接，其三曰于闐，西帶葱嶺，與婆羅門接，其四曰回鶻，本匈奴別裔，唐號回紇，居甘沙西州，其五曰龜茲，住居延城，回鶻之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六曰天竺，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羅門，其七曰瓜沙門，漢燉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漢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人昌盛以爲名，貞觀中平其地爲西州，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其二曰渤泥，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曰住輦，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其五曰眞臘，在海中，本扶南之屬國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別種，在波斯國之西，其人目深，舉體皆黑，其七曰占城，在眞臘北，其八曰三佛齊，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其九曰閩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眞臘西，其十一曰陀羅離，南荒之國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

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層檀、東至海、西至胡盧沒國、南至霞勿檀國、北至利吉蠻國。其十四曰勿巡、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其十五曰俞盧和、地在海南、又有西南五蕃、曰羅龍、方張石、凡五姓、本漢牂柯郡之地、又有荊湖路溪洞及瑯部黎雅等蠻僭。北方曰契丹、匈奴也。別隸樞密院。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皆著例錄、付之有司、而諸蕃入貢、蓋亦無虛歲焉。

尙書新省兵部未畢、凡寓治四所、一曰舊三司、爲僕丞都堂、而吏部戶部寓焉。二曰舊司農寺、戶部右曹寓焉。三曰舊尙書省、兵部刑部工部寓焉。四曰三司使廨舍、禮部寓焉。日給太官常膳湯茗薪炭有差。

五月十二日、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是日、郎中員外班迎僕射、拜廳訖、各判祥瑞等三案、遂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御史中丞尙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東西相向、引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北向躬致辭賀、復位、贊拜。百官皆拜。僕射答拜。班退、尙書省侍郎已上、兩省給舍已上、御史中丞學士、皆御賜寓、百官就食幕次。

七月、勅職事官常膳、許變料供應、蓋異恩也。

禮部王員外修說文畢、作進書表以示同舍。僕因言前漢藝文志、禪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人遽云、富丞相曾用此故事、衆人問如何、乃曰貪以敗官、一坐皆笑。此與坊州取杜若無以異。

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

未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聖臘皆前後一日後殿視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

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先至齋院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宰相過百官立班於庭中宰相揖訖方行香既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獨此僅存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卽成真珠矣。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神民不雜禮刑異制故治禮之官常得以治禮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謂使名姓之後率舊典者爲之宗自漢以來治禮事神之官不得其職始雜以他官故後漢志太尉掌郊祀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尉秦漢用以掌兵今爲三公坐論道者也光祿本掌宮殿門戶皆非祠官之任勅今後南北郊執政官爲初獻禮部尙書侍郎爲亞獻太常少卿爲終獻諸祠祭禮部尙書侍郎太常卿迭爲初獻太常少卿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爲亞獻太常博士爲終獻宗廟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爲初獻宗室正任以上爲亞獻終獻若南郊宗廟卽戶部兵部隨所用牲以尙書侍郎薦徹腥熟如常祀卽戶部兵部郎中員外郎薦徹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丞博士爲三獻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爲初獻亞獻終獻自

如故事。差官中祠。卽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爲初亞獻。太常博士爲終獻。小祠。卽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與太常博士牙差一獻。祭馬者四。皆以太僕卿少。七祀皆以太廟令爲獻官焉。

七月五日。迎氣西郊。六日。孟享太廟。皆當差工部郎中薦徹。而工部乃輪差水部郎中攝事。旣授誓於尙書省。有司舉紉。方改差工部員外郎。不預。誓成。直赴祠所。監祭使卻之。彈劾以聞。

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然死者亦常萬人。按杜牧杭州南亭記。文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武宗會昌五年。出四御史按行天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女冠二十六萬五百。蓋自有唐以來。數常如此。何其盛哉。

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門下侍郎章公尊親。以通議大夫致仕。戶部尙書安公具慶。重茵列鼎。可以言榮養矣。

凡三省官假日。唯接見賓客。不許出謁。新制也。

七月二十八日。以國史成。曲宴於垂拱殿。兩省給舍以上。尙書省侍郎已上。學士御史中丞觀察使。並赴奏教坊樂。酒七行。皆供御杏仁。蓋非常例也。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又云。昔於孫四皓家。得七寶簾數尺。皆以七寶縱橫編綴。工巧不可名言也。

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置酒模於明德坊。常有四老人飲其上。俗有四皓之名。

禮部劉郎中莘老言、昔年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如何、可以對天地否、演對云、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無不大噓。

余昔知安州、見時丙推官言、羅愷初及第、鄭獬在翰林、以詩賀之、愷以公狀爲謝、具位詩一篇、右伏蒙尊慈、特有寵惠、感荷之至、但切下情、鄭云、賴此詩不是公用、都下莫不傳以爲笑也。

八月壬子、文德殿宣制、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三省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寄祿官不與焉。

三佛齊注輦國朝貢、見延和殿、引至柱外跪、撒金蓮花、真珠龍腦於御坐前、謂之撒殿、初至闕、先具陳請、詔方許之。

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尙書左右丞、皆朱衣吏兩人雙引、樞密院官、紫衣吏一人前導、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亦朱衣吏兩人雙引、尙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給舍及太平大夫已上、並朱衣吏一人引。

膳部魯郎中言、昔知萬州、南山甚秀、去城三十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州中謂之眞女石、登山視之、卽一石背上有紫荊一枝、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夫死、義不再行、蓋有眞女之風焉。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眞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而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

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罇中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考功蔡員外超授起居郎、其季卞方爲右史、兄弟並直螭塔、士林竦美焉。

舊三司勾院、井泉最苦、熙寧中、三司火、始引金水河注省中、去井差近、未逾年、遂爲甘泉、名著都下、品第一、因知水脉流通者、無不甘冽云。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塔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叅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戶部王員外言、元昆駕部郎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

者。

漢制以侍中執虎子。禮部王員外因讀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知虎子以玉爲之也。

李廣獵于冥山之北。射虎。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又鑄銅象形爲洩器。示厭服之。故謂之虎子云。

禮部劉郎中借東京記云。相國寺前有公子亭。臨汴水。大中祥符七年。徙近西北。直景靈宮。卽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也。天清寺繁臺。梁孝王常按歌吹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芳林園。太宗在藩邸。特賜其地爲園。或傳周世宗時已爲園。太祖自陳橋入京。駐於此。范質等謁見焉。開寶寺上方院。卽夷門山院。有唐令狐綯讀書堂。初令狐楚鎮宣武。綯隨侍讀書於此。後復爲節度使。圖像今不復存也。

膳部魯郎中言。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故相晏元獻公守陳。方製小辭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矣。又何怪也。

九月一日。法酒庫內酒坊。詣內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祿寺皆嘗酒。舉舊例也。詔吏部增員外郎一員。以豐稷充。而稷以昨任臺官。曾彈奏執政。乞辭新命。許之。刑部增二員。以韓晉卿爲郎中。莫君陳爲員外郎。以呂和卿爲考功員外郎。補蔡京闕。未幾。胡援卒。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辭人罕用、余讀唐韓偓詩、有鷺兒、唼噍雌黃鶯、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過李夫人、以玉簪搔頭、自後宮中搔頭皆以玉、玉搔頭之名起於此。

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行三、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卽如故也。

余本部掌朝貢錄、見至道中、大食國滿希密遣男進貢云、彼國但出犀象、詔問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以繩漸羈縛之、犀則使人臥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須弓矢、亦可捕獲、于闐國城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在其國西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水小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闐婆國方言、謂真珠爲沒爹蝦囉、謂牙爲家凌、謂玳瑁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麻、謂犀爲低密云。

今歲時人家作餠、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辭招魂云、糗糒蜜餌、有餠餠些、糗糒、以蜜和米麴煎熬、餠餠、餠也、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餠也、今餠餠是。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芄芄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煙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煙上直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樛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蕝藻之謂邪、

禮部謝侍郎、因誦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坐客言、午夜子夜之義如何、余因言、顏之推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午夜子夜之義、蓋亦如此、

九月、以工部郎中范子奇充陝西轉運使、邊事畢如故、以知湖州唐淑問爲吏部員外郎、是月、曾肇以憂去官、禮部謝侍郎言、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歲正月、家人迎紫姑神爲戲、是時官制未頒、陞改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戲問紫姑、將來遷何官、乃畫地作太中字、了不詳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義問家事、紫姑最靈、在京南問得何差遣、寫京西轉運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何其異邪、

劉敬叔異苑曰、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

文昌雜錄卷第二

十月、以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爲工部侍郎、熊本知桂州故也。以水部郎中李文卿爲司門郎中、以司門員外郎王諤爲水部員外郎、以曾伉爲吏部員外郎、以太僕少卿吳安持爲駕部郎中、仍專總牧租券馬事。尙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額一千四百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尙書、宜其多之如此也。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太祖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鬱、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邪。

二十日、國忌、相國寺行香、同集金部、晁員外問殿上鴟吻義如何、余因言唐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蘇冕駁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爲名、噴浪則降雨、漢栢梁殿災、越巫上厭勝之法、及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象於屋脊、又畫藻井於梁上、用厭火祥、今呼之爲鴟吻、豈不謬哉、鴟尾之說蓋如此。

駕部王郎中言、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安也。